

人类的猿性

——一位权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对人类的解读

[美] 弗朗斯·德·瓦尔 著

胡飞飞 张凡珊 谭晶晶 郭锦辉 译

“人类内心的真实写照。”

——《裸猿》作者



科学图书馆

科学新文献

人类的猿性

——一位权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对人类的解读

“人类内心的真实写照。”

——《裸猿》作者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猿性:一位权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对人类的
解读/(美)弗朗斯·德·瓦尔著;胡飞飞等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39-4646-0

I. ①人… II. ①弗…②胡… III. ①灵长目-动物
学-关系-人类学-研究 IV. ①Q98②Q959.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627 号

Our Inner Ape

Copyright © 2005 by Frans de Waal

Copyright licensed by Tessler Literary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 rights only) ©

2007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图字:09-2006-467 号

责任编辑:于虹

美术编辑:徐利

科学新文献

人类的猿性

——一位权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对人类的解读

[美]弗朗斯·德·瓦尔 著

胡飞飞 张凡珊 谭晶晶 郭锦辉 译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昆山市亭林彩印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98 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4646-0

定价:20.00 元

<http://www.sstlp.com>

致 谢

这本书归功于如此之多的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要感谢他们全部几乎是不可能的。主题思想来自于我和杜格·艾布拉姆斯(Doug Abrams)的一次讨论,那时,我正在考虑把我毕生关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应用到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而杜格认为,倭黑猩猩的研究没有得到其应该得到的重视。这两个想法相混合,就产生了这本直接比较人类行为与黑猩猩、倭黑猩猩行为的书。与我以前的著作相比,《人类的猿性》更多地强调了人类物种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感谢编辑杰克·莫里西(Jake Morrissey)、杜格·艾布拉姆斯、温迪·卡尔顿(Wendy Carlton)以及我的妻子凯瑟琳·马林(Catherine Marin)对于本书的评论,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米歇尔·特斯尔(Michelle Tessler)找到了这些优秀的评论者。

在我的早期研究中,在荷兰,我得到了我的指导老师简·范霍夫(Jan van Hooff)、阿纳姆动物园负责人安东·范霍夫(Anton van Hooff)兄弟俩的大力支持。我也对罗伯特·古瓦(Robert Goy)把我带到亚特兰大心怀感激,在美国,如此众多的同事、技术员和学生曾经和我一起共事,尽管我无法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协助了我的研究,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最后,我要感谢亚历山大·阿里巴斯(Alexandre Arribas)、马里塔·丁多(Marietta Dindo)、米歇尔·哈蒙德(Michael Hammond)、米尔顿·哈里斯(Milton Harris)、埃姆斯特·迈尔(Ernst Mayr)、托什撒德·尼什达(Toshisada Nishida)和阿梅·帕里什(Army Parish)所给予的不同形式的帮助,还有我的妻子凯瑟琳给我的爱和支持。

目 录

致 谢	1
第一章 家庭中的猿性	1
第二章 权力：人类血统中的马基雅弗利主义	27
第三章 性欲：爱神中的灵长目	55
第四章 暴力：从战争到和平	83
第五章 善良：具有道德情感的动物	113
第六章 猿猴的两极性：保持平衡	145

第一章

家庭中的猿性

猿类可以从丛林中脱离出来，而丛林却不能从猿类中脱离出来。

这也同样适用于人类——两足动物的猿类。自从人类的祖先在树与树之间穿行以来，群体生活就成为人类的一个困扰。无数的政客在电视上拍胸脯竞选，肥皂剧明星一个一个地诞生，而事实说明，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权力和性欲。我们可以轻易地取笑所有的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然而事实上，我们的猿类亲戚和我们一样，也是以权力和性欲为目的。

除了权力和性欲之外，我们和它们还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同情和移情都是重要的品性，但是这些很少被认为是人类的生物性继承物。人类把自身之中不满意的东西都归结为大自然，而对于满意的部分则很少这样做。正如凯瑟琳·赫伯恩(Katharine Hepburn)在《美国女王》中所说的名言：“大自然，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超越的东西。”

这种观点仍然非常普遍，在几个世纪以来关于人性的无数本书里面，最近30年的观点是最为悲观的，也是最为错误的。我们听到这样的观点，人类具有自私的基因，人类的善良只是个伪装，并且人类所表现出的道德只不过是为了装扮自己。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为什么一个婴儿的哭声会引起其他婴儿的哭泣呢？这就是移情的起源。也许并不需要复杂的论证，我们可以确信一个新生儿不需要装饰自己。人类天生就有注意其他人的趋向，它使得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关心他人。

从人类的猿类亲属的行为看，这些趋向是相当明显的，值得一提的是倭黑猩猩，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猿类，但它们在基因上和黑猩猩一样接近于人类。在英国的特怀克劳斯动物园，当一个叫做库尼的倭黑猩猩看到一只八哥撞到围栏的玻璃时，便走过去安慰它。库尼捡起了那只晕过去的小鸟，轻轻地扶它站起来，八哥还是不能动弹，库尼就轻轻地把它抛起，但八哥只是乱拍着翅膀而无法继续飞翔。随后库尼把八哥抓在手里，爬上了最高的一棵树，库尼用双脚缠绕着树干，这样它就可以用双手来握住小鸟，库尼小心翼翼地展开八哥的翅膀，一手握住一只翅膀，然后像玩飞机玩具一样，把小鸟轻轻地向外抛出。然而这只受惊的小鸟害怕自由，它停在

了围栏的旁边,库尼迅速从树上爬下来,长时间地看护着这个八哥,并保护它免受一个好奇的小孩的侵扰。到了傍晚的时候,小鸟终于恢复体力,它安全地飞走了。

库尼对待小鸟的方式与它帮助其他猿类的方式有所不同,没有按照固定的行为模式,库尼帮助另外一种动物完全是根据特定的情境而调整了行为方式,在此之前,飞翔的小鸟一定给了库尼一定的认识,它知道它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种移情,在动物当中还几乎没有听说过,它取决于想象另外一种动物的情境的能力。经济学家先驱亚当·斯密一定对类似库尼的行为(虽然并不一定由猿类完成)印象深刻,在两个世纪之前,斯密就对移情作了一个至今最为精辟的定义“设身处地地想象对方的处境”。

移情是人类生物性遗传的一部分,这种可能性应该让人高兴,但人类并没有信奉天性的习惯。当人们犯罪的时候,他们被称做“禽兽”,但是当人们救济穷人的时候,他们被称做是“有人性的”。人类习惯把后者看做是自身的特性。直到一个猿类动物救了一个人类成员,公众才开始对非人类的仁慈的可能性有所认识。1996年8月16日,一个名叫宾迪(Binti Jua)的8岁的雌性猩猩帮助一个3岁的小男孩脱离险境。在芝加哥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这个小男孩不慎掉进了灵长类动物的18英尺深的围栏里,宾迪迅速反应过来,马上抱起了小男孩,并把他放到安全的地方,宾迪坐在小溪流中的一个树上,把小男孩抱在怀里,轻轻地拍着他,随后把小男孩送到动物园工作人员手中。这一系列简单的举动,经过摄像并在全世界播放之后,很多人被深深打动,宾迪得到了女英雄一般的尊敬。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发生了猿类的形象出现在领袖的演讲中,它被视为具有同情心的象征。

人类的两面性

宾迪的行为在人类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也表明了动物在传媒中是如何被塑造的。宾迪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至少它所做的事情是任何猿类都会对自己的子辈做的。近来的自然纪录片都在关注凶猛的动物或者是与这些动物搏斗的勇士们,而我则认为,传达出人类与自然相联系的宽度和深度是至关重要的。本书探究的是,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有趣而惊人的相似性,无论是好的行为、坏的行为还是丑陋的行为。

人类被赋予了两种同样亲密的物种成员,而它们却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截然不同。一种有态度粗暴的、野心勃勃的性格,它们面对的是控制愤怒的问题;另一种是相反生活方式的支持者,它们偏好平等。每个人都知道黑猩猩,17世纪以来它

就得到了科学界的关注。黑猩猩的分等级和致命的行为使它们被称做是“猿类中的杀手”。一些科学家指出,人类的生物性决定,人类注定要为争夺权力而陷入到无休止的战争当中。我已经见证了足够的流血事件来说明黑猩猩的暴力倾向,但我们不应该忘了人类的另一个关系紧密的亲属,上个世纪才发现的物种倭黑猩猩是灵长类中随遇而安的一个分支,它们具有健康的性欲,天性爱好和平,它们的存在表明,人类并非只拥有一个纯粹残暴的血统。

倭黑猩猩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的需要和愿望,并且相互帮助实现它们的目的,这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移情特性。一个名叫琳达的倭黑猩猩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当它掀起嘴唇对琳达呜咽时,这意味着它需要琳达的看护。但是这个幼儿以前是由圣迭戈的动物园照料的,在它送回来之前,琳达的奶水已经停止很久了。然而琳达能够理解女儿的要求,它走到泉水处,用嘴装满水,然后坐在女儿旁边嘴对嘴喂女儿喝水,琳达如此这般重复了3次,直到女儿满意为止。

我们欣赏这样的行为,这就是移情的例证。但是同样移情的能力也可能产生故意伤害的行为。同情和残酷都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即想象自己的行动如何影响他人。大脑容量较小的动物,如鲨鱼,一定有伤害行为,但它们丝毫不知道对方的感受。猿类的大脑是人类大脑容量的 $1/3$,这就使得它们的残忍具有足够的复杂性。如同小男孩向池塘里的鸭子扔石块一样,猿类有时也会故意造成伤害,并以此取乐。在一个实验室里的游戏中,黑猩猩会用面包屑来诱惑栅栏里的小鸡,每次当容易上当的小鸡靠近,黑猩猩就用棍子袭击它们,或者用锋利的铁丝刺它们。这个惩罚性^①的游戏是黑猩猩为消磨时光想出来的主意。这还可以发展为这样的观点,一个猿充当诱饵,而另一个猿则是打手。

猿类与人类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它们被称为“类人猿”,在拉丁语中这就是“和人一样”的意思。人类与两种截然相反的动物具有紧密的关系,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种是充满权力欲望和残忍的黑猩猩,另一种是爱好和平与性爱的倭黑猩猩。人类的天性就是两者不稳定的结合体。人性的黑暗面所造成的痛苦相当明显:估计在20世纪就有16亿人因为战争、屠杀和政治压迫而失去了生命——这些都归因于人性中的残酷性。甚至比这些不可思议的数字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人类残酷性针对个人的表现,例如,在1998年德克萨斯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3个白人搭载了一位49岁的黑人,但却没有送他回家。他们把车开到了一个沙漠地区,野蛮袭击了黑人,随后把他绑在卡车后面并沿着沥青公路拖了几英里,黑人的头部

^① 译者注:原文是 Tantalus,即坦塔罗斯,宇宙之子,他被罚站在深水中,头上有果树,但欲饮水时水即消失,欲食时果子即被风吹去,引申为惩罚性含义。

和右手全部被撕裂。

人类能够做出如此的兽行,尽管人类能够想象得到他人的感受,也许这也正是这些行径的原因。另一方面,当这种移情的能力与积极的态度配合,人类就会做出一些另外的行为:给挨饿的人们送去食物;英勇地拯救陌生人的生命(例如在地震和火灾中);听到他人的悲伤故事时流泪或者当邻居小孩失踪的时候一同帮助寻找。伴随着残忍而仁慈的方面,人类仿佛存在一个两面头的生物,两张脸相互对视。这经常使人困惑,以至于人类时常简化了人类自身,要么声称人类是“造物之王”,要么把人类描绘成真正的恶棍。为什么不承认人类兼有两者呢?人类的这两个方面正对应于人类的两个最亲密物种。黑猩猩证明了人性中的暴力方面,它们的影响很大以至于科学家对于另外一方面很少有涉及。但是人类同样也是强烈的社会性生物,需要相互依靠并与人互动来度过健全而幸福的生活。仅次于死亡,孤独禁闭是人类最为严厉的惩罚。人类的身体和心灵都不适应孤独的生活。缺少同伴,人类就会产生绝望消沉的情绪,健康状况也会恶化。最近的医学研究中发现,健康的志愿者接触到感冒和流感病毒之后,如果他们身边没有朋友和亲人,他们患病就变得更加容易。

女人可以更加自然地理解这种人际联系的需要。在哺乳动物中,哺乳期间雌性的看护是不能中断的。在哺乳动物 18 亿年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回应后代的需要,冷酷和疏离的雌性逐渐被淘汰。雌性一直从事照料、抚育、清洁、安慰和保护子女的事务,经过长时间的遗传,人性中的移情能力在性别之间产生差别很容易理解,而且在社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移情的第一次表征——婴儿哭声的连锁反应——在女孩中间就已经更加具有典型性。在之后的生活中,移情在女性中也体现得更加显著。这不是说男性缺乏移情能力或者不需要与他人的联系,而是说男性更多地是从女性中获得这种联系,而不是男性之间的联系。与女性长时间的关系,如婚姻,对于男人而言是增加寿命的最有效的方式。问题的另一个极端是孤独症——移情出现紊乱以至于无法和他人进行正常的联系——男性中的发生比率是女性的 4 倍。

倭黑猩猩会有规律地藏其他人的鞋里。在亚特兰大的乔治亚州立大学的语言研究中心,一个叫做坎茨(Kanzi)的倭黑猩猩已经被训练的能够和人类进行交流。因为它惊人的英语语言的理解力,它已经变成一个有名的倭黑猩猩。意识到它的同伴没有经过训练,坎茨偶尔会充当老师的角色,有一次,研究人员用语言刺激一只叫做塔穆里(Tamuli)的小倭黑猩猩,试图让塔穆里对一些简单的语言要求做出反应,但是塔穆里没有反应,坎茨坐在塔穆里的旁边,当研究人员对塔穆里说话的时候,坎茨就开始演示出话语的意义。当研究人员要求塔穆里为坎茨化妆,坎茨就拿

着塔穆里的手放到他自己的下巴下面,并在下巴和胸之间挤压塔穆里的手,与此同时,坎茨凝视着塔穆里的双眼,就像人们之间的质问的眼神一样。当坎茨重复这些举动之后,塔穆里把自己的手指放在坎茨的胸上面,好像在疑惑自己该做什么。

坎茨能很好地理解研究人员的命令和其他动物的命令,它并不是大声叫出对于塔穆里的命令,而是试图让塔穆里理解这个命令。坎茨对于同伴缺乏知识的敏感度和在教授同伴时表现出来的善意,都表明了移情的深度。而根据现在的研究,这种移情只有在人类和猿类中才会存在。

名字的含义

1978年,我在一个荷兰动物园里第一次见到了倭黑猩猩。笼子上面的标签称它们为“矮小的黑猩猩”,这意味着它们只不过是它们的著名亲戚的缩小版,而这与事实大相径庭。

在外形上,倭黑猩猩与黑猩猩的不同就像协和式飞机与波音747飞机的不同。黑猩猩也必须承认倭黑猩猩具有更多的风度,倭黑猩猩的体形优美而端庄,具有钢琴家般的手和相对较小的脑袋。与黑猩猩相比,它们的脸更加平滑而敞开,前额也更高。倭黑猩猩的脸是黑色的,嘴唇是粉红色的,耳朵较小,鼻孔较宽。雌性倭黑猩猩有乳房,虽然不如人类的乳房突出,但是与其他平胸的猿类相比,它们绝对算得上很大。最为突出的是倭黑猩猩的商标发型:长长的黑发在头顶中间整齐地分开。

两种猿类最大的区别是身体的比例。黑猩猩的头更大,脖子更粗,肩膀更宽,似乎它们每天都在健身房运动一样。倭黑猩猩的外形显得更加聪明:苗条笔直的身体,窄窄的肩膀和细细的脖子。它们大部分的重量都在腿上,腿也比黑猩猩的长。这些差别的结果是,当四肢行走时,由于肩膀的原因,黑猩猩的背部是倾斜的;倭黑猩猩由于挺拔的臀部而保持水平平衡。当站立或者垂直爬行的时候,倭黑猩猩的背部看起来比黑猩猩更加舒展,原因在于倭黑猩猩的人形体格。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倭黑猩猩被比做“露西”,即人类的祖先——南方古猿。

倭黑猩猩是科学家最晚发现的哺乳动物之一。这一发现的时间是1929年,不是在非洲的原生的栖息地,而是在比利时的一个殖民地的博物馆中,当时发现了一个小头骨,早先认为这是一个小黑猩猩的头骨,而在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头骨的缝合之处是融合的,而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这里应该都是分开的。德国解剖学家施瓦茨(Ernst Schwarz)认为这个头骨属于一种小脑袋的猿类,他犹豫这是否是一个

新的生物亚种。不久,这个解剖学上的区别被认为具有足够重要的意义,倭黑猩猩被公认为是一种新的物种:pan paniscus。

一位生物学家曾经在柏林师从于施瓦茨,他告诉我当时施瓦茨的同行是如何取笑他的,因为施瓦茨不仅声称有两种猿,而且有3种大象,当时每个人都知道,只有一种猿和两种大象。他们制定了施瓦茨的标准线因为他“知道了所有的事物或更多”,事实最终证明施瓦茨是正确的。非洲森林大象近来也被公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施瓦茨被确认为倭黑猩猩的发现者——这是科学家们愿意为之献身的荣誉。

倭黑猩猩的种属名为“潘”,这个名字起源于古希腊的森林之神,这个神具有人的身体和羊的腿、耳朵和角。潘喜爱一边吹奏牧羊人的长笛一边与美丽的少女嬉戏。黑猩猩也属于同一个种属。倭黑猩猩的物种名为 paniscus,意为“小型的”,而黑猩猩的物种名 troglodytes 则表示“穴居者”。倭黑猩猩被称做是小山羊神,而黑猩猩被称做是洞穴山羊神,事实上,这些称呼非常令人好奇。

Bonobo 的名字可能是起源于一个失传的词,是在一个海运的箱子上面发现的,它是刚果河岸上的一个村庄的名字(我也曾经听说,在失传的班图语中,Bonobo 是“祖先”的意思)。无论如何,这个名字有一个快乐的声调,很适合这种动物的天性。动物学家打趣地把它作为一个动词来用,例如“我们今晚去倭黑猩猩”,这句话的含义很快就会揭晓。法国人把倭黑猩猩叫做“左岸的黑猩猩”——一个容易召唤起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名字——因为它们都生活在自东向西流的刚果河的南岸。刚果河是水势很强的河流,一些地方有10英里(16千米)宽,它把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南北分开。尽管倭黑猩猩以前被叫做“矮小的黑猩猩”,但它们并不比黑猩猩小多少,成年雄性倭黑猩猩平均重量是95磅(43千克),而雌性的是80磅(36千克)。

我第一次看到倭黑猩猩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敏感性,我也发现了它们令人惊奇的一些习惯。我见到了一个雄性倭黑猩猩和一个雌性倭黑猩猩在一个纸板箱上争论,它们相互追逐并击打对方,直到突然间争斗停止,它们开始做爱。我多年研究过黑猩猩,它们决不会如此轻易地从争斗转为性爱。当时我猜想,它们的行为也许是异常的,或者我遗漏了一些事情来解释它们情绪的突然转变。但是后来证明,我所看到的事情,对于这种灵长类生物来说,是完全正常的。

在我开始在圣迭戈动物园对倭黑猩猩的研究之后,很久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近年来关于野生倭黑猩猩的信息不断地从非洲流传过来,增加了我们对这种神秘亲属的认识。倭黑猩猩存在于一片相对较小的地区,这个地区差不多有英格兰岛大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即以前的扎伊尔)境内,它们生活在茂密而潮湿的沼泽

森林中。当它们进入工人留下甘蔗的空旷地,雄性倭黑猩猩首先出发,它们急着抢甘蔗,争取在雌性倭黑猩猩到来之前获取自己的份额。雌性倭黑猩猩到来之后,猴群就开始发生众多的性爱行为,而最好的食物不可避免地要被年长的雌性家长所占有。在我所研究的动物园的倭黑猩猩的群体中,情况同样如此,群体总是由雌性所统领。考虑到雄性的和雌性的倭黑猩猩个头的差别几乎和人类的一样,雌性的平均重量只有雄性的倭黑猩猩的85%,这就更加令人吃惊。另外,雄性的倭黑猩猩还有锋利的犬齿,而雌性的没有。

那么雌性倭黑猩猩是如何维持控制呢?答案就是团结。举个例子,弗农(Vernon)是圣迭戈动物园里的一只雄性的倭黑猩猩,它是一个小群体的首领,这个群体里只有一个雌性的倭黑猩猩,名叫洛雷塔(Loretta),是弗农的配偶和朋友。这是我所见过的由雄性的倭黑猩猩作首领的唯一的例子。但那时,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毕竟男性支配是大多数哺乳动物的组织方式。洛雷塔还相对较小,而且是唯一的雌性猩猩。第二个雌性倭黑猩猩一加入到群体中,权力平衡就开始变化了。

洛雷塔和另外的雌性猩猩一见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性爱,这种方式被专家称做“生殖器摩擦”,但我也听说另外一个更有趣的说法“hoka-hoka”。它们抱着彼此,像婴儿一样贴着对方的腹部,这样相互面对之后,它们就把阴门和阴蒂靠在一起,快节奏地摩擦。笑容出现在它们的脸上,而且它们大声尖叫,毫无疑问,猿类也明白性爱的乐趣。

洛雷塔和新同伴之间的性爱逐渐变得越来越频繁,这意味着弗农统治的结束。几个月之后,在喂养的时候,常见的情景是雌性猩猩之间的性爱,随后就是它们占有了所有的食物。弗农要求得到食物的唯一的方式是伸出手向它们乞讨。在野生的倭黑猩猩中,情况也是这样,雌性猩猩完全控制了食物的分配。

与男性中心主义的黑猩猩相比,以女性为中心、热衷性爱而平和的倭黑猩猩表明了关于人性祖先的另一种思想。它们的行为与流行的男耕女织的人类祖先的形象并不一致。虽然事实的真相还不能够确定,但是明确我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总是有益的。行为不会变成化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关人类史前历史的思索总是以对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认识为基础。它们的行为暗示出人类祖先行为的范围,而且我们对倭黑猩猩的认识越多,这个范围就越清楚。

妈妈的乖儿子

不久以前,我与加勒(Gale Foland)和迈克(Mike Hammond)两位朋友在圣迭

戈动物园度过了整整一天,他们二人都是经验丰富的猩猩饲养员,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对付猩猩的要求和反应不可能脱离人类本身类似的情感体验。不能够严肃地对待猩猩的饲养员不可能与它们相处融洽,而过于严肃地对待它们,则会迷失在充斥于所有猩猩群体中的诡计、挑衅和情感游戏之网中。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俯身越过栏杆去观察一片广大的丛林,里面传来大猩猩特有的气味。那天早上,加勒已经把一个叫做阿齐兹(Azizi)的5岁的雌猩猩引到了这片丛林中,一直由加勒抚养的阿齐兹发觉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新的猩猩群体中,其中只有一个叫做保罗(Paul Donn)的雄猩猩,它巨大的躯体正倚靠在墙上。每过一会儿,它就会巡视一圈场地,拍打胸部来引起雌猩猩们的注意,提醒雌猩猩们自己是这里的头领或者至少它想成为这里的头领。雌猩猩们,尤其是老的一群,表示了不同意见:有时候它们会联合起来追赶保罗,用加勒的话说,这是为了“让它老实点”。在保罗平静的时候,我们看见阿齐兹会慢慢地向它靠近,而保罗装作看不见,巧妙地注视着自己的脚趾而避开正视这个紧张的小猩猩。阿齐兹每靠近一点,它就看着加勒(它的养父),它紧紧盯着加勒的眼睛,直到加勒向它点点头说:“加油,别怕。”

说出这些很正常,因为保罗的重量大概是阿齐兹的5倍,但是阿齐兹难以抗拒地被他吸引住了。

大猩猩以聪明而著称。人们认为大猩猩不会使用工具:在野外它们从不使用。但是在动物园里的大猩猩发现了一种摘树叶的新方法,为避免猩猩爬树,树的周围安装了电网,但是为了获得可口的无花果树叶,猩猩利用了掉落在地的树枝,它们直立起来把树枝猛地投掷到树上,然后就经常可以得到掉下来的树叶了。我曾经观察到一个雌猩猩把一个长的树枝分成两段,然后使用长度较合适的一段来砸树叶,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它表明,大猩猩能够修正自己的工具。

那天,也发生了一个有关电网的事故,这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年老的雌猩猩已经学会了从电网下面摘叶子,这样既不会被电击,也能够吃到东西。坐在它旁边的是一个新来的雌猩猩,加勒告诉我,这个新来的雌猩猩刚刚经历了一次电击,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导致了它的尖叫和颤抖。新来的猩猩和旁边的同伴成为了朋友,现在它要看着它的朋友要去做导致自己痛苦经历的事情。它一看到同伴接近了电网,就跳起来来回拉它的伙伴,抱着同伴试图把它从电网旁边来移开;但是它的小伙伴并没有移开,相反,它继续去够树叶,过了一段时间,新来的猩猩坐了回去,专心地看着它的朋友,并用两个胳膊紧紧地抱着自己,看上去它正在为同伴要受到的电击作准备,这是一种“想象中的移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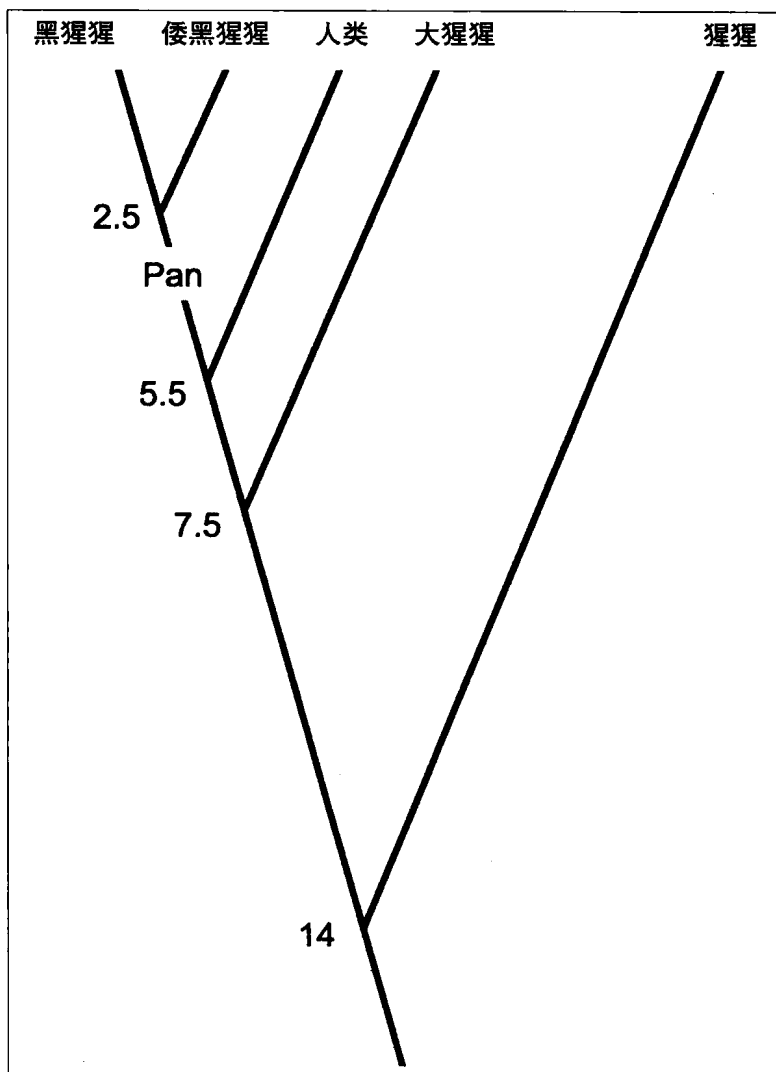
同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一样,大猩猩也是一种大的猿类。只有4种大的猩猩的

种类,第四种是猩猩 orangutan。猿类是高大而没有尾巴的灵长类动物,这两个特点把猿类和人类——统称为人科动物——与猴子区分开来,因此,猿类和猴子就不会被混淆(冒犯一个猿类专家最好的方法是对他说,你喜欢他的猴子),灵长类动物是一个范围较广的范畴,它也包括人类。在猿类中,最接近人类的物种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两个物种和人类的关系同样地接近,但这并没有阻止灵长类动物学家热烈地辩论它们之中谁才是人类的最原初的祖先的模型。人类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有可能其中的一个物种比其他物种保留了更多的特性,造成这种物种和人类进化更加相关,但是现在还不能够准确地检测出来。理所当然地,黑猩猩学家认为是黑猩猩,而倭黑猩猩专家认为是倭黑猩猩。

因为,在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前,大猩猩就逐渐脱离了人类的进化脉络,所以人们认为大猩猩所具备的猿类的特性都应该称为原初的猿类类型。然而谁能够保证大猩猩与我们的祖先相一致?它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发生变化——事实上是700万年的时间。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种变化较少的猿类,塔卡尤西·卡诺——研究倭黑猩猩的首要专家——根据倭黑猩猩从未离开过湿润的丛林,而黑猩猩部分地离开了,人类的祖先则是完全离开了的事实,认为倭黑猩猩可能遭受了较少变化的压力,因此,它们更像是人类遗传的最早的祖先。美国解剖学家哈罗德(Harold Coolidge)做出了著名的推断,倭黑猩猩“比其他任何现存的黑猩猩都更接近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

适应丛林中的生活显然地要求倭黑猩猩合理地使用它们的躯体,从人类的角度看这是不容易的。它们的脚可以当做手,用脚来抓东西,用脚来做“手势”实现沟通,用脚来“鼓掌”以引起注意。有时猿类被称作是“四足动物”,但倭黑猩猩更合适的称呼是“四手动物”,它们比任何其他的猿类都更灵活善动,它们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丛林中穿行。它们可以像在陆地上一样直立走过悬浮的绳索。这些杂技般的技能对于从未完全离开过丛林的猿类而言是相当实际的,它们也从未改变过这种丛林生存的技能。如果科学家第一次在野外观察,倭黑猩猩显然比黑猩猩更加依赖树林:黑猩猩直接从树上跳下然后从地面上逃散,而倭黑猩猩则是在树丛中跳跃,直到很远的地方它们才会落到地面上来。

在我看来,哪种猿类才是最接近人类的共同祖先的问题还要持续争论下去,目前我们只能认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与人类的进化具有同等的相关程度。大猩猩则与上述两种猿类和人类都相去甚远,特征在于大猩猩的巨大的性别差异性——公种和母种的体型相差悬殊——而且存在与之适应的社会体系:一个雄性的大猩猩与一群雌性大猩猩交配。在下文中,为了简化问题的复杂性,我只偶尔地提到大猩猩,而主要讨论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的共性和差别。



根据 DNA 比较的人类和四大猿类的起源树图

数字是说明不同物种分叉进化的时间(单位:百万年)。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形成了一个亚种:Pan,人类世系与Pan相分离大概是550万年前,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非常接近可以形成一个亚种:Homo。因为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在与人类分离之后才互相分离,大约在250万年前,它们两者与人类相同程度的接近。大猩猩更早就分离出去,因此它与人类的关系较远,作为亚洲唯一的猿类,猩猩的情况也是如此。

那天后来我们并没有一直等着看阿齐兹和保罗之间的故事。毫无疑问,它们会相互接触,但这需要时间,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时间。饲养员意识到这个经历会永远改变阿齐兹的态度:它不再是那个加勒一直喂养和照顾的“小孩子”了,它将学会在一个群体里面生活,和一个它喜欢的雄猩猩在一起,将来也许还会抚养后代。

我们经过倭黑猩猩的时候,听到了洛雷塔欢迎我的尖叫声。20年前我在这个动物园做研究,它竟然还认识我:认同是永恒的。有时候我甚至不能记得每天都见到的人,那么为什么洛雷塔的记忆力是如此不同呢?并且它的尖叫声是独特的。倭黑猩猩的叫声是不会错的:区分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听它们的叫声。黑猩猩低沉的“呼呼”声是倭黑猩猩所缺乏的,倭黑猩猩的声调较高(听起来像“嘿嘿”声)。当慕尼黑的黑尔鲍姆动物园得到第一批倭黑猩猩的时候,负责人差点把它们送了回去。他甚至没有揭开箱子上的布看一眼这些动物,他也没有想到他听到的声音是猿类发出来的。

洛雷塔露出了它的生殖器,它俯视着我,邀请般地挥动着胳膊。我一边向它挥手一边问迈克一只雄猩猩的情况。迈克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地区,一只雄猩猩坐着,旁边有一只小的雌猩猩在陪着他。每次迈克跟我说话的时候,这只雌猩猩明显地表示出不满。这个陌生人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迈克不给它所有的关注?它想穿过围栏来攻击我,雄猩猩则在一边,但是露出它的背部、然后是腹部让迈克来抚摸,这意味着——任何一只雄倭黑猩猩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么做——一次性高潮。对于倭黑猩猩而言,在性欲和感情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

这只雄猩猩被置于猿群之外是因为它的地位太低了,即使它已经完全长大,但还是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一群雌猩猩的攻击。在动物园里的倭黑猩猩当中,雌性对于雄性的敌意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过去,动物园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把雄倭黑猩猩移到一边,如果要把猩猩送到另外的动物园抚养的话,他们一般也选择雄猩猩。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这是可行的,但对于雄倭黑猩猩而言,这无异于一个灾难。在自然界中,进行迁徙的都是雌倭黑猩猩,在青春发育的时候它们就离开生长的群体。雄猩猩则固定不动,享受着群体生活和母亲的保护。雄猩猩在母亲的庇护之下长大,在一个等级制的群体中享受食物的分配。动物园知道这些之后就应该遵从这些传统。不幸的是,雄猩猩被从野外带到了动物园中,作为妈妈的乖儿子,它们本来是在群体中生活得最好的。

因此,侵犯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倭黑猩猩之中。雌猩猩攻击时,情况更糟糕。从一声惨叫中,就可以知道又有一只雄猩猩受伤了。即使倭黑猩猩通常是优秀的自我安慰者,理由很简单:它们都不善于打架。倭黑猩猩为社会和谐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例子,因为它们的紧张状态是很明显的。这个矛盾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对一艘船的最终考验是它能够在风暴中坚持,人类只能够完全信任经得起考验的关系。

经历过一些倭黑猩猩的性别冲突之后,迈克强烈地反对一位当地科学家提出来的新观点:动物园的倭黑猩猩基本上没有性交活动,也许每年仅有几次而已。难道倭黑猩猩热衷性爱的名声名不副实吗?走回到人群中,我们开玩笑说到,由于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就看到了6次性交行为,这等于我们完成了两年的观察。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忘记了迈克和加勒身上的饲养员制服,而这意味着我们身边的游客都在听着我们的谈话。我提高了嗓门,吹嘘着以前的研究:“过去的时候,我在一个冬天有700次性交行为。”我们身边的一个男士听到这些马上抱起女儿就走了。

倭黑猩猩的性交行为经常是微妙的,在一个树枝上面,一个年轻的雌猩猩试图超过挡在它前面的雄猩猩,雄猩猩也不能让开路——也许是害怕掉下去的缘故——如果雌猩猩咬了一口雄猩猩搭在树枝上的胳膊,事情就会变得更糟糕。但是与使用暴力相反,雌猩猩转过身去把它的阴蒂靠在雄猩猩的胳膊上,虽然这两个猩猩都还没有发育成熟,但这就是倭黑猩猩解决冲突的方式,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着,雌猩猩慢慢地从雄猩猩身上爬了过去,继续沿着树枝移动。

从圣迭戈一回到家,我又被黑猩猩吸引住了。在靠近亚特兰大市的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野外站,我同大约40个黑猩猩在一起工作。我认识这些猩猩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把它们看做是独特的通人性的家伙。它们也同样认识我,而且给我每个研究者都想要的待遇,它们把我当做一个“设备”。我走到围栏边向塔拉(Tara)问好,它是丽塔(Rita)的3岁大的小女儿。丽塔正坐在高处向下看着我们,然后哀念着自己的母亲,即塔拉的祖母。如果一有陌生人经过,极度具有保护性的丽塔就会立即跳下来抱走它的女儿。我们走过来,它没有这样做,我感到很高兴。

我注意到在索科(Socko)的上嘴唇上有一个很深的新伤口,它是雄猩猩群体里的二号人物,只有一个雄猩猩能够伤害到它:头号雄猩猩比约恩(Bjorn)。比约恩不如索科强壮,但它非常机敏和狡猾。它利用一些肮脏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是我们长年观察得出的结论,我们注意到,比约恩的搏斗技巧以及它在对手的特殊部位留下的伤疤,例如腹部和阴囊。而索科——一个强壮而笨拙的“小丑”——绝对难以与之匹敌,所以它只能够在这个瘦小的独裁者的统治下生活。但对索科来说幸运的是,它的弟弟,曾经在生长过程中分离,现在又要回来了,不久它们肯定会给比约恩带来一点麻烦。

在野外站,我们处在雄猩猩的权力政治当中,这是黑猩猩群体永不停息的故事。最终这些争斗都是有关雌猩猩的。这就是人类两个关系最为亲近的种群的一个基本差别:一种是用权力来解决性的问题,而另一种是用性来解决权力的问题。